



北京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# 矿 灯

林 夔 崔国印 田润林集体创作  
林 夔 执笔

865  
4440



矿 灯

林 藝、崔国印、田潤林 集体創作

林 藝 执 笔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

## 內 容 說 明

《矿灯》取材于京西煤矿工人的真实生活。

作品通过对路子等四个不同性格的小童工在1934年到1942年灾难深重的岁月里的不同遭遇的描写，使我们看到了矿工们所受的残酷的压榨，所过的悲惨的生活；更主要的是使我们看到了，在党的领导下煤矿工人与英、日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。

作品深刻细致地描写了路子——无依无靠的孤儿、十三岁就下矿井的童工——在党的启发教育下，通过残酷的斗争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——共产党员的历程；并着重刻划了领导煤矿工人与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傅泰山英雄形象。

矿 灯 (电影文学剧本)

林葵 崔国印 田澍林集体创作  
林 葵 执笔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8.0×11.68 1/32 印张: 3 1/16 · 插页: 2 插图: 2 · 字数: 67,000

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-6,500册

统一书号: 10071·422 定价: (7)0.40元



倔强、天真的小童工們在井下戏弄了經常打罵他們的黃監工。

CAC50/05

在敌人残酷的压榨下，矿工們終日不得温飽。长大了的童工路子（左起第一人，王怀文飾）和石头（左起第三人，赵联飾）等，为了給被監工折磨病了的王福厚弄碗杂面湯吃，竟不得不忍痛用矿灯来換杂面！从小和路子一起长大的大菊（矿工楊广福的女兒，左起第二人，楊靜飾）赶来，答应給卖杂面多挑卖水，制止了路子等卖矿灯。





楊廣福全家人只有這樣一塊菜餅！爸爸下礦井了，姐姐大菊就要去挑賣水，四個嗷嗷待哺的天真的孩子，只好聽姐姐的話——把菜餅留着，等晚上爸爸下工後，大家再分着吃！

血腥的統治，殘酷的剝削，這日子怎麼過啊！共產黨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窮哥兒們——中共地下黨員傅東山（左起第一人，于洋飾）在啓發路子，不要怨神怨佛的……。





在党的組織领导下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起来了。这是矿工們的代表——傅东山、路子、楊广福（自右起）正和总管談判。

敌人卑鄙地逮捕了傅东山，妄图以此来挟迫矿工們复工。





敌人失策了！傅东山的被捕，激起了矿工们更大的愤恨的怒潮。矿工们手持矿灯浩浩荡荡来到矿上，漆黑的夜空立刻变成了灯的海洋！矿工们愤怒地喊出：“立即释放傅东山！”

我们胜利了！——敌人被迫释放了傅东山，答应了矿工们的条件。



**統一書号: 10071·422**

**定 价: (7) 0.40 元**



## 前 奏

1959年的春天。

北京近郊的一个煤矿区。

在一座崭新的近代化水力采煤的矿井下。

一顆晶光明亮的火星，从深远的煤巷里，閃閃發光地向前飞来。这原来是一盞車灯。它引着一長列滿載烏金的煤車，正向巷口奔馳而来。

煤車后边，紧跟着又是几顆閃亮的明星——这是几位男女矿工們談笑着走了过来，他們那帽斗上的头灯，就象几顆明星似的，清晰地照亮了他們那愉快的笑容和稳健的步伐，也照亮了四壁的煤層和前进的巷道。

采煤工作面里。

一位头帶大矿灯的老矿工，正扶起一只七五五型的水槍，由低向高的猛抬起来，立刻，一股水柱火箭似地向煤層射去。

坚实的煤牆被水柱冲开了花，煤水四濺着，烏光油亮的煤塊紛紛落进煤槽。

老矿工捧起一塊烏金，他望望圍着他的几个青年男女矿工們，又望望水槍，他感到是那樣的自豪和幸福，他衷心地笑了。

井上。

春光明媚，山青水秀，滿山桃花怒放，映紅了整個的礦區。  
放工的汽笛拉着悠揚的回聲：“嗚——嗚——”

在一片含苞待放的榆葉梅樹叢里，掩映着一幢幢整潔的礦工宿舍。門前花叢里，一群孩子們在唱歌遊戲。

一群青年男女礦工們，穿着假日的春裝，從宿舍出來，騎上自行車向桃林飛馳而去。

盛开着桃花的林子里。

青年礦工們騎着自行車飛馳穿過。中年礦工們，却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自行車上推着和妻子并肩走來。

一對青年礦工夫婦，領着兩個孩子向礦里翹首而望，象是在等候着什麼人，男礦工手里還拿着幾張電影票。

兩個孩子突然高興地喊起來：“爺爺來啦！爺爺來啦！”

迎着孩子走來的，正是在井下水力采煤的老礦工——他已經換上了整潔的制服，胸前一排銅扣閃閃發光。

兩個孩子奔到老礦工面前：“爺爺，看電影去，看電影去。”

老礦工抱起了三歲的小孫女吻着，一手領着孫兒，樂呵呵地向他的兒子兒媳走來。

礦工俱樂部——一座朴素而美觀的新式建築。門前是一座石雕的礦工塑像。

礦工們紛紛而來。老礦工一邊和伙伴們打着招呼，一邊放下騎在他脖頸後的小孫女，也隨着大家走進俱樂部大門。

舒適的大廳。

大廳里坐滿了熱心的觀眾們，老礦工一家人，也從甬道走來，入座。

絲絨的帷幕拉开了，燈光漸漸暗下來，銀幕上現出《礦燈》片名，字幕……。

## 第 一 章

### 1

1934年秋。北平郊外的煤礦區。

連綿起伏的九龍山下，矗立着兩座黑鐵豎井天輪架，架上懸挂着一面英帝國主義的米字國旗，看起來，它是那樣的冷漠而嚴峻，象是在監視着礦區里每一個人的行動。

一列長長的火車，滿載着煤塊，從礦區里緩緩馳來。

鐵路兩旁，走着三三兩兩的礦工，手提礦燈，無精打采地走向大礦去。

路基下邊，是一條干涸的河灘大路，也走着絡繹不絕的大鐵輪子騾車，車上也是裝得滿滿的煤塊。由於河床的崎嶇不平，車身劇烈地左右搖晃着，煤渣被顛簸下來。

大車後邊緊跟着一群衣衫襤褸的小孩子，搶撿着地下的煤渣。

一塊大煤塊，在車上的煤堆頂端，顛動搖晃着。終於它被用了出來，落到地下，這是一塊好煤，閃着烏金油亮的光彩。

一個女孩子——只有十歲的样子，雖然長得俊秀瘦小，却很有精神。她是這個礦上一個礦工的女兒，叫大菊。她一看見這塊煤，一下子撲了過去。

另一個男孩子，也緊跟着撲過去。

两个孩子在大車底下滚着，撕扭着，争夺这块烏金。

远处一个男孩子，回过臉来，喊了一声“大菊”就向女孩子奔来。他也是一个矿工的兒子，今年十三岁，小臉上抹得到处是黑，可是，那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睛却閃灼着坚毅而倔强的光彩。他的小名叫路子。

路子奔了过来，撥开了兩双争夺煤塊的手。两个孩子都抬起头来。大菊撇起了嘴：“路子哥，这是我的。”

路子举起了这块黑煤，向一块大板上砸去，煤塊即刻被摔成了兩塊，可是却被砸成一大一小。

两个孩子，在旁边靜候着路子的公平分配。

路子为难地望着这两塊大小悬殊的煤塊。

別的小孩子們，也圍了上来，都望着路子怎样来处理这两塊煤。

路子终于拿起那塊大的，遞給了男孩子。

大菊的嘴撇得老高。

路子却迅速地從自己的煤簍里捧出一堆碎煤塊給大菊加上。

大菊笑了。孩子們也笑了。

这时，矿上的警笛突然尖叫起来：“鳴，鳴，鳴。”

孩子們立刻都惊恐地回过头来。

路子和大菊更是惊恐地站起来，向大矿望去。

警笛凄厉而短促地吼叫着：“鳴，鳴，鳴。”

整个矿区被震动騷乱起来，大街小巷里，奔跑着矿工家屬們，惊恐地喊着：“矿上出事啦！矿上出事啦！”

一座小洋灰桥下。

一間用鵝卵石砌成的棚戶里，冲出来一个中年妇女，她抬起一双紅腫的沙眼，向大矿的方向緊張惊恐地望去。她是路子的媽媽。

警笛仍是那样震人心弦地凄厉地吼叫着。

路子的媽媽全身震悸了一下，顫抖着摸上桥头。

大矿里。

建筑在半山坡的一座英式別墅前，正走出一个英国人，他是这个矿上的大老板——麦边。他站在台阶上，听了听警笛声。眉头一皱……。

只見山下一个总管模样的中年人奔上来：“麦边先生，203掌子面落了大頂，砸了十几个工人……。”

麦边眉头立刻舒展开来，因为只砸了几个中国工人，他倒放心了，于是仍旧跨上一个四人抬的軟轎，向轎夫一揮手，四个轎夫抬起轎子，飞奔下山。

警笛声更凄厉地吼着。

矿工家屬們，从四面八方大矿奔来。

四个轎夫抬着英国老板从林蔭道下山来。

矿警赶忙敞开鉄柵門。

英国老板的轎子剛走到大鉄門前，矿工家屬們已經拥上了洋灰桥，向矿里大鉄門奔来。矿警們吓得都来关鉄門。

英国老板更吓住了，赶忙叫轎夫退回山去。

大鉄門立刻被拉上了，只有“中英煤矿公司”的大招牌被留

在鐵門外的粉牆上。

家屬們已經扑到鐵門前，哭喊着：“讓我們進去，讓我們進去。”

鐵門關得更緊了，並且上了大鎖。里邊的礦警們，全副武裝地戒備着，有的舉着皮鞭，抽打着那些伸進鐵門里的手。

路子拉着大菊奔來，但是他們人太小，个子矮，什麼也看不見。路子於是使勁從人縫里鑽進去，終於擠到了大鐵柵門前。

路子的媽媽，也夾在人群里向鐵門前擠去。

鐵門里，從井口那邊抬出一具又一具的被砸死了的礦工的尸首。

鐵門外的人們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使勁地搖着鐵門：“讓我們進去啊！”

礦警們却大聲地鎮壓着：“噓什麼？等着叫名。”

路子却乘礦警們不注意的時候，攀上了鐵門的頂端。大菊在下面也想跟着往上爬……。

這時，却只見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礦工，搖搖晃晃地走了出來，——他是大菊的爸爸，井下的放炮工人，名叫楊廣和。他手里提着兩盞燈，有一盞帶着大銅光的燈上，沾滿了血跡。

大菊一見自己的爸爸活着出來了，她，驚喜地扑到鐵門前，雙手伸進鐵門喊着：“爸爸。”她又抬頭對路子喊，“我爸爸，活着，活着。”

路子不見自己爸爸出來，着急了。他不顧一切，猛一下子就从鐵門頂端跳進鐵門里，一把抱住了楊廣和：“楊大叔，我爸爸呢？”

楊廣和望着路子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只把那盞沾着血跡的礦燈，顫抖着遞給了路子。

一盞帶着大銅光的礦燈，燈上染着鮮血。

路子雙手抱住礦燈大哭：“爸爸！”

一個礦警兇凶極惡地奔過來：“出去！誰叫你進來的？小鬼崽子。”伸手就來拖路子，可是，他的手卻被另外一只強有力的手推開了。

路子抬起頭來，只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井下工人——這是一個老礦工，也是在礦里的中共地下黨員，名叫李景春——他正嚴厲地望着礦警：

“孩子死了親爹，你還不讓哭？”

這時，鐵門外突然有一聲婦女的慘叫：“路子他爹！”

路子的媽媽昏倒在人群里。

路子撲到鐵門前：“媽媽！”

## 2

小洋灰橋。

橋上來往着大鐵輪車，行人。

橋下一間鵝卵石砌的矮房里。

屋中懸挂着有銅光的礦燈，它隨着橋上車馬的震動而搖晃着。

路子的媽媽，坐在炕前傷心地嗚咽着。橋上的大車軋轆聲震得整個小屋子都在顫抖着。

橋上。

三個小童工提着礦燈走在橋上嘴里唱着歌謠：

小窰燈，閃明光，

十三岁孩兒把鑿鑽，  
挨罵受气是家常，  
皮鞭木棒是衣裳。

.....

桥下矮房里。

路子劝着媽媽：“媽，別哭啦。”

“你爹死的慘啊！連尸首都不見啊……。”媽媽哽咽着。

桥上的歌声却清晰地傳进来：

只有你，是我知心的小伙伴。

黑洞洞的井下沒太陽，

你象一輪明月掛天上。

.....

路子听着歌声，眼望着那左右乱搖晃着的矿灯。

桥上。

三个小童工仍旧唱着歌謠，走过桥去：

監工罵我你說話，

皮鞭打我你来擋，

挖出煤塊堆座山，

压死監工狠心狼，

你我九龍山上迎太陽。

桥下，矮房里。

路子听着歌声漸漸远去，他若有所思，毅然地伸手去取空



悬着的矿灯。

媽媽一惊：“路子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路子沒有回答，摘下矿灯。

路子媽过来，一手按住了灯：“路子，你不能再去送命啊！”

路子却恳求着：“媽，讓我去吧，人家小孩能下，我也能下。”

“不，咱們要着飯吃，回老家吧！”

“回老家？”路子惱恨地一下子擡起自己的褲腿，露出一塊伤疤，指着伤疤，“媽，你忘了？这是財主家打的……。”

“苦命的孩子！”媽媽抱住路子大哭。

桥上。

路子手提矿灯，追上了唱歌的小童工——这是一个十四岁的小童工，較圓的臉上，閃灼着一对乐天而又有些狡黠的圓眼睛，他已經是在井下干了兩年的采煤工了。小名叫石头。

路子紧追一步：“大哥，你走哪个小窰？”

石头望了路子一眼，有些自豪地直了直腰：“我在大矿下井。”

“你們矿上添人不添？”

石头打量了一下路子：“你干得了嗎？”

路子急了：“我都十三了，还干不了？”

“十三？”石头挨近路子一站，比了比身量，路子比他矮半个头呢。石头立刻摇了摇头：“太小，太小。”說完就要去追赶已經走到前边去的两个童工。

路子被对方惹惱了，又不服气又着急，一把擋住了石头：

“小？我力气不小，不信，你敢試試？”

石头一看对方居然敢向他挑战了，当然也不甘示弱。他伸一个拇指到嘴里，回头对着前面走去的童工，一声唿哨。